

春節演唱材料

小白旗的風波

豫劇

812
L33

小白旗的風波

(豫劇)

——根据吉学霈小說『一面小白旗的風波』改編

時間：一九五四年初春。

地點：河南省平頂山下。

人物：俊英——女，二十二歲，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

良玉——男，二十四歲，生產組長，俊英的丈夫。

良玉娘——女，五十多歲，社員，良玉的母親。

鄭大伯——男，五十多歲，農業股長、檢查員。

玉蘭——女，十七歲，社員。

小王——男，二十歲，社員。

冬娃——男，十九歲，社員。

李大嫂——女，三十歲，社員。

第一場

平頂山下，大汝河邊，初春時候。

(幕後女聲男聲對唱：

平頂山上紅旗飄，

大汝河兩岸好麥苗。

誰是鋤麥英雄漢？

第三組社員任你挑！)

(歌聲中幕徐啓。一片雜亂、响

亮的笑聲)

良玉：(內聲)喂！別歇着了，都到西

坡那塊麥地去！

(內應)好哇！走，走哇！

冬娃：(扛鋤上。回頭)走吧，小王。

小王：來了來了！（哼着曲子戲上）

天藍藍，

水清清，

太陽照着九畝坪……（高興的

望着麥地）

冬 娃：哼！還唱哩！（碰小王、丟眼色）

組長良玉跟來了，快走！（小王

回头看一眼，不由得伸了一下舌

頭，耍了個鬼臉，笑下）

良 玉：（上。向小王去處看了一眼）又唱

曲子戲哩！（向麥地看了一眼，

得意地唱二八）

天藍藍，

水清清，

太陽照着九畝坪。

鋤麥數俺三組快，

一天做完兩天的工，

一組二組比不上，

婦女小組更不行。

愛國增產搞競賽，

咱看誰能當英雄！（又向麥地
瞟了兩眼）

沒問題，一準能得上紅旗。（

下）

（鄭大伯携紅、白色小旗，興奮

地走麥地旁的小橋上）

鄭大伯：呵呵！好熱鬧哇！（唱流水）

風吹河水波連波，

河東唱歌河西和；

社員們鋤麥真熱火，

我携着小旗檢查活。

（慢慢地走到地邊，巡視着麥

地，搖頭。發現草，彎腰拔掉）

這地鋤的太毛糙，（插下小白

旗）

噫，不妥不妥！

（接唱）插白旗鬧出岔扭合不着。（

拔起白旗插紅旗）

一組二組好講話，

三組可是話難說。

組長良玉是紅臉漢，
社員們都跟李達差不多。

年輕人都是火氣盛，
誰伸手戳那螞蜂窩！

噫，看看婦女組鋤的地去。
(欲下)

(玉蘭迎頭走上)

玉蘭：鄭大伯！(看一眼紅旗，撇嘴)

鄭大伯：啊，玉蘭哪！

玉蘭：大伯！(唱流水)

三組幹活幹的潑，
九畝坪鋤完又上西坡；
俺組派我來學經驗，(巡視麥地)

鄭大伯：(接唱)經驗也不比你們多。

玉蘭：(接唱)倒比俺們鋤得快，(看地，拔起一棵草)

可就是呀！

(接唱)地裏還長着羊蹄子棵。(在鄭大伯眼前繞一圈)

鄭大伯：呵呵，扔了吧！

玉蘭：(接唱)這地鋤的不合標準，

插上紅旗爲什麼？

鄭大伯：(接唱)鼓勵他們多鋤地——

玉蘭：(接唱)你瞧瞧這算做的什麼活！

上午鋤的就毛糙，

你插上紅旗笑呵呵；

生把他們來慣壞——

鄭大伯：(接唱)話可不能這樣說。

玉蘭：好！我找副社長去。(下)

鄭大伯：玉蘭，玉蘭！噫，真是年輕人

哪！

(唱流水)有話不妨慢慢說，

哪用瞪眼把嘴噉着。(欲下，

小王跑上)

小王：鄭大伯，呵——(唱流水)

九畝坪上插紅旗，

鄭大伯你真是好眼力。

鄭大伯：呵呵，你們三組就是——就是能

幹。良玉叫你來的？

小王：（接唱）我們鋤麥在西坡地，

見你携着小旗到這裏；

九畝坪這麥鋤的可夠標準？

組長叫我討個喜信就回去。

鄭大伯：呵呵，是這樣啊！

（唱流水）西坡地難鋤要仔細，

小王：放心吧！一會兒就——消滅完

它。俺們三組呀——

（接唱）準奪得模範組大紅旗。

鄭大伯，我報喜去了。（急下）

鄭大伯：呵呵！

（玉蘭內喊：「鄭大伯！」）

鄭大伯：呵！這閨女真把副社長叫來了。

（俊英、玉蘭同上）

俊英：嗚！插上紅旗了，三組——真不

簡單哪！

鄭大伯：是呀，是呀！呵呵，是良玉領導

的嘛。

俊英：鄭大伯，他們鋤的夠標準嗎？

鄭大伯：嚶嚶，依我看，還能對付。

俊玉

蘭：離標準哪，遠着哩。

英：鄭大伯，能對付可不行。這不是

能對付不能對付，這是对生產，

社裏規定的有鋤麥標準呀。（三

人在查看麥地，英皺眉沉思）

（唱流水）怪不得社員有反映，

怪不得玉蘭氣不平；

三姐幹活太毛糙，

不夠標準哪能行！

大伯他看見假裝沒看見，

沒見假裝沒有听；

還說這活能對付，

依我看這是遷就壞事情；

爲了良玉爲了社，

我不能遷就要批評。

玉蘭，去喊你良玉哥來。（玉蘭

應下）玉蘭！（蘭返回）你就說

我有別的話問他，啊！（玉蘭

下）

鄭大伯：副社長……

俊 英：大伯，你是長輩哩，喊我的名字

吧！

鄭大伯：呵呵，人老記性壞呀，你交代過，我又忘了。社長，哦哦！俊英，你把玉蘭快喊回來，紅旗不合適，換上白旗也可以，千萬別跟他过不去。

俊 英：大伯！

（唱二八）你老人家別在意，搞生產不是單單爲紅旗；也不是跟誰过不去，爲的是咱社的制度和規矩。叫良玉看清他的病，今後幹活好仔細。

鄭大伯：呵呵，睜一眼閉一眼就过去了，多一事總不如少一事呀！

俊 英：（唱流水）咱們不能怕囉嗦，要全心全意爲工作；

自从实行插小旗，大夥鋤麥可強得多？（行絃）

鄭大伯：打从有了這個制度，社員幹活真是好多了。

俊 英：第三組呢？

鄭大伯：可也沒有落後過。

俊 英：他們今天怎麼就落後了呢？

鄭大伯：呵呵，那，那……也難怪呀！

（唱流水）三組都是年輕漢，一個個都還正學活。

俊 英：大伯我不同意你這樣說法！

（唱流水）年輕人正學活原是不錯，

第三組也不是頭次扛鋤；以前得過模範旗，

對他們你也表揚過。

如今競賽他只圖快，

忘了標準瞎幹活；

弄得社員們有意見，

大伯，難道你就沒听到過！

鄭大伯：是啊，社員們也提過。不過……。

俊 英：大伯，這你就不對了。

(玉蘭上)

玉蘭：嫂子，俺良玉哥馬上就來。

俊英：嗯。

鄭大伯：副社長，哦！哦！俊英，我去看看婦女組鋤的快呀！

看婦女組鋤的快呀！

玉蘭：俺可沒有人家三組鋤的快呀！

俊英：大伯，等一會兒咱一起去吧！社員們有反映你也知道，哪你爲什麼不批評他們，還給插上紅旗呢？

玉蘭：這叫明知故犯，不堅持原則。

鄭大伯：哦，哦！跟那些年輕人打交道，我考慮，嗯，還是少打驚爲妙。他們都跟牛犢子一樣啊，只可順毛抹。

俊英：依你說，社裏的制度就不要啦！

鄭大伯：我，我不是那意思。

玉蘭：是啥呀？

鄭大伯：是——哦，我是說年輕人脾氣躁，一句話不投機……哦，哦！

不能打擊情緒啊！

(俊英、玉蘭笑)

玉蘭：大伯，你真是個活菩薩。

俊英：大伯呀！

(慢板——緊唱) 一句話說破你

怕得罪人！

玉蘭：(接唱) 社裏的制度你不關心。

俊英：(唱) 落一片樹葉你當磨扇，

怕頭怕脚你遷就人。

鄭大伯：(接唱) 年輕人說話沒遮蓋，

寧可將就別太認真。(行絃)

玉蘭：大伯，我想學開拖拉機了，你將就將就給我買一部吧！(笑)

俊英：大伯呀！

(唱流水) 你本是農業股長和檢

查員，

撐着社裏的半個天。

社長學習不在家，

千斤担子咱倆担；

領導好來領導壞，

社裏鄉裏看着咱。

咱不能光講那私人情面，

應當公事公辦爲社員。

玉：要不公事公辦，大夥訂的制度還有啥用啊？

（良玉上）

玉：哦！都在这兒。

蘭：「都在这兒」，哪有只你們倆在这兒好哇！（望望良玉、俊英，笑）可就是這不是時候，是不是鄭大伯？（鄭笑）

玉：這妮子——我要說你了！

蘭：你敢！你敢！（衆笑）

玉：良玉，看你累的，臉上汗跟瓢潑的一樣。（遞手巾，良玉擦汗）

良玉：嘿！你是副社長哩，俺還能不破命的幹！

英：去你的吧，我又沒強迫命令。

（衆笑，小王暗上）

良玉：可我要自覺服從領導哇。（衆

笑）

小玉：呵！好熱鬧哇！

俊英：就會瞎扯！良玉，西坡那塊麥地鋤的咋樣了？

良玉：不壞呀！

小王：嫂子，放心吧，不能給你丟臉。要鋤不好，應該說是給合作社丟臉，是不是小王？（小王笑）良玉，西坡可要好好鋤呀。你看看你鋤的這塊地吧！

良玉：你看看俺們累的吧，（指臉）得表揚表揚俺們組呀！

俊英：表揚？得先挨批評！

良玉：咋？不夠標準嗎？

俊英：來，你看看！

（唱二八）

汝河兩岸好莊稼，

麥苗青青誰不誇？

鋤麥原爲麥長好，

增產糧食爲國家。

你看這地鋤的多毛糙，

東一片來西一疤；

這裏麥根受了傷，

那裏還長着刺腳芽；

深一鋤呀淺一鋤，

蓋的蓋來壓的壓。

這算鋤的什麼地？（良玉不禁

火起）

玉蘭：（接唱）不夠標準怎把紅旗插？（伯

只笑不吭）

良玉：哼！就不能這樣挑剔！

（唱流水）豆腐裏挑刺我不服氣，

小王：是嘛！鋤地哪能不碰棵麥閃棵草

的。

良玉：（接唱）不是那扎花綉枕的大閨女。

小王：哪能一針一線的細來！

良玉：（接唱）七八個鋤頭有大小，

小王：十個手指頭還有長短哩！

良玉：（接唱）做活的本領有高低。

小王：和長說的對。

俊英：不對！

良玉：爲啥不對？

玉蘭：不對就是不對！

俊英：問問你自己吧！

良玉：哼！

鄭大伯：呵呵！別動火啊！（拉良玉到一

邊，又拉俊英到另一邊）

玉蘭：良玉哥！（唱二八）

你說的話兒沒道理，

歪攪胡纏我不依；

制度是大家訂出的，

你不遵守批評你！

鄭大伯：呵呵！（忙走上去拉過玉蘭）別

火上加油啦！

俊英：大伯，你放心吧！良玉，你說我

豆腐裏挑刺，你不服氣，咱叫大

家看看你們鋤的這地夠不夠標

準。

良玉：啊！（良玉氣而無奈）

玉蘭：我去叫大夥去！

小王：玉蘭你，你——

鄭大伯：玉蘭，別去！不要抓住根針就当

棒槌亂夯一起了！啊！

俊英：（唱流水）年輕人鋤麥該仔細，

哪能毛手毛腳沒規矩！（轉二

八）

鋤地扎花一個樣，

都要認真用心机。

說什麼七個鋤頭有大小，

做的不对硬找理！

七家八姓連一起，

爲社會主義齊努力；

道理不是你不知道，

爲啥這樣不服氣？

玉蘭：俺嫂子是在問你呀！

（良玉不語）

鄭大伯：呵呵！是呀！是呀！（拉过俊英）

他心裏知錯就算了。

（唱流水）良玉鋤地不仔細，

可是工作很積極；

响鑼哪用重捶敲，

这一回錯了沒下回。（又拉过

良玉劝着）

我可不斷常說你，

千万不要發脾氣；

一來你們是幹部，

二來你倆是夫妻。

玉蘭：大伯，你真是個和事老！

鄭大伯：玉蘭，可不能這樣說呀！

（唱流水）黃蓮樹上掛猪胆，

你大伯的心呀是苦的；

事關大了有啥好？

傳出去可妨碍社的名譽。

玉蘭：名譽？啥名譽呀？

鄭大伯：玉蘭，你就不会小聲點！

俊英：大伯，三組鋤的地是明擺着的，

捂不住蓋不了；要這樣插上紅旗

就算了，對生產、對社、對三組

都沒啥好處。

良玉：（捺不住怒火）好！就算鋤的不

狗標準，你說咋办吧？

鄭大伯：（向玉）呵呵，別動火呀！（向英）他下回仔細些就是了。

俊英：你先問問社員們咋办吧！只是你不能拿這種態度對待生產。你應該好好想一想，制度是大家夥訂的；你是組長，又是青年團員，這樣能對嗎？

良玉：我知道，你是副社長，又是团支部委員。哼！

玉蘭：良玉哥，你跟裏還有組織沒有？（良玉想分辯）

小王：你們別吵了。明天，俺們再鋤一遍吧！

良玉：小王，咱先說好，要鋤，你自己鋤。

俊英：小王說的对。大伯，你的意見呢？

鄭大伯：我？呵呵，也——同意再鋤一遍。

俊英：对。良玉，今後晌插上白旗，明天領着人再拾掇一遍。（拔紅旗）

良玉：咋？插白旗？

俊英：哎，插白旗。（向鄭大伯要過白旗）

良玉：俊英，你存心跟我办丢人是不是？

俊英：憑你咋說吧！（插下白旗）

良玉：好哇！你是副社長，你厲害！哼！（急下）

玉蘭：哼！不能由着你。

鄭大伯：看看，鬧出事來了吧！（喊）良玉！良玉！

俊英：大伯，你喊他做啥？

良玉：（返回）哼！你还是我的老婆，你，你上不了天！

（中幕急閉。良玉从中幕外急下。鄭大伯在中幕外）

鄭大伯：良玉，良玉！唉！（走動，沉思）

(唱飛板)俊英她論公不論私，

她丈夫有錯也不依；

太認真難免傷和氣，

眼看要鬧壞一对好夫妻。

唉！这可咋办！好，我劝劝他

去。良玉！良玉！（下）

第二場

夜已深，良玉家院子裏，天空有幾顆小星。

(幕啓：良玉娘開門出，見對面房子的窗上透出燈光，門關的好好的)

良玉娘：唉！他們還沒睡呀！

(唱流水)从日落呀到夜深，

墜心的石头越來越沉。

在床上坐不寧我睡不穩，

隔門窗偷听着对門聲音。

他倆口爲啥生了氣？

当娘的跟在後邊操閒心。

是不是媳婦說錯了話，

把事做錯惹了男人？

(雲蓋稀星。不滿周歲的嬰兒在啼哭，良玉、俊英兩口在屋內爭

論着)

良玉声：别哭！

俊英声：良玉，别吓着孩子了。(哄兒

声)

良玉娘：良玉，你今兒晚上，到底是咋的

啦？

良玉声：娘！你不用管。

良玉娘：是你倆的事，我可以不管。你要

是拿还不会說話的小孫子發脾

氣，哼！我可不願意。

俊英声：娘，你還沒睡呀！明天還要幹活

哩。

良玉娘：我咋能睡得着呀！

俊英声：娘，你放心睡吧！俺倆沒有啥。

良玉娘：只要沒有啥，那就好。(走進自

互相關心理应当。

別以爲我是你老婆，

批評你覺得臉無光，

以前咱倆工作還算好，

批評少來多表揚；

今天你鋤麥不像樣，

遷就你沒有好下場。

良 玉：（接唱）說大話反正嘴不癢，

圓的你也說成方！

種莊稼鄭大伯比你在行，

（嚴厲地）鄭大伯？他呀！

（接唱）他是那菩薩廟裏的好娘娘。

風平浪靜他很好，

遇事他就沒主張；

他怕得罪人怕負責，

社裏的制度丟一旁。

良 玉：（接唱）哪件事是人家不按規程辦？

英：（接唱）我親眼看見在今後晌。

俊

英：哼！

良 玉：鄭大伯不把制度放在眼

裏，是他怕得罪人，老思想；可

是你……

（截斷她的話）你有理，你有本

俊

英：唉！

（唱二八）你何必發那警脾氣，

有話不會慢慢提？

你想想三組鋤那地，

對生產有害沒有益。

眼下鋤麥活正緊，

社長區裏去學習；

咱是社幹是團員，

大夥的要求可不低！

咱好別人跟着好，

咱壞別人就不依；

支援建設咱憑啥？

增產糧食是第一。

麥鋤不好長不好，
你能不懂這個理？

我勸你做活多想想，

先想社來再想自己；

你也要爲我想一想，

你遇上這事咋料理？

良玉，你想想：要是你是個副社
長……

良玉：我？哼！我沒你那大本事，我算
個啥！

英：良玉，今晚上你咋這樣橫？唉！
（娘在屋內聲：「你們怎麼又吵
起來了？」）

（娘在屋內聲：「你們怎麼又吵
起來了？」）

英：你就不会小聲點！在屋裏对着孩
子發脾氣，到院裏又鬧得咱娘不
能安生。

良玉：都是我在吵鬧？好，不吵了！

英：良玉，睡吧！問題還在，你要不
睡，明天怕崩崗社爭會研究研

良玉：哼！

良玉娘：（出門）孩子，你到底是在爲啥這
樣吵鬧呀？（良玉不語）

英：娘，不爲啥。俺們是鬧着玩的。

良玉娘：我不信。（拉俊英到一旁）孩子

呀！

（唱流水）好夫妻就要和和氣

氣，

可不能生那窩囊氣。

要是擱在解放前，

你不死也得退層皮；

雖說到了這新社會，

也不能長上翅膀飛。

再說你在社裏當社長，

三鄉五村有名氣，

深更半夜生閒氣，

就不怕人家笑話你？

自古常言和爲貴，

不吵嘴才算好夫妻。

呀！

良玉娘：你是怕娘生氣呀！（對良玉）良玉！

（唱流水）俊英她是副社長，
天天跑東又跑西；

一言半語莫在意，

可不敢氣壞了她的身体。

良玉：（接唱）不是我存心生閒氣，

她叫我人前難站立，

当着大夥办我丢人——

良玉娘：爲啥呀？

俊英：（接唱）只爲他幹活不守規矩。

良玉娘：（拉過良玉）良玉呀！

（接唱）今後晌我在門口把衣裳洗，

來了後院的好鄰居，

都說你晌午鋤麥偷了懶，

後晌咋又犯了啥規矩？

良玉：真有人說我？唉！

良玉娘：真的嘛。你們今後晌鋤的哪塊

地？

良玉：九畝坪，西坡。

俊英：九畝坪那塊麥鋤的跟貓蓋屎的一

樣。（良玉瞪她一眼）

良玉娘：啲啲！那怎麼行！（良玉咳了一

聲）良玉，九畝坪可是塊好地，

可得下工夫鋤呀！

俊英：就那，我還沒說兩句哩，他就

鬧。

良玉：我鬧！你就狠說吧！（怒沖沖地

走進屋。窗亮。風聲）

良玉娘：（對俊英）孩子，走吧！

俊英：噫。（走到門口，良玉抓了一件

棉衣奔出，幾乎把俊英撞倒）良

玉，天這麼冷，你上哪兒去？（

良玉奔向院牆外去）

良玉娘：良玉，你給我爬回來！（良玉不

理，走出）唉！二十四、五的人

了，還是那牛脾氣！（勸俊英）

孩子，不管他，這是他自作自

受。

俊英：娘，看叫你操了多少心！

良玉娘：孩子，以後你也別那樣沒骨沒肉

的說他啦！

（唱慢板）也難怪你們都是年輕

人，

說到那社裏事格外認真；

怎知道你們那裏頂一頂嘴，

當娘的听在耳裏痛在心。

唉！五年勸我天天眼含着淚，

我和你爹吵鬧爲家貧；

傷心淚沒流盡你爹死去，

我拉把着良玉長成人；

那時候是另外一個天，

地主伸手起黑雲。

（轉流水）

解放以來樣樣好，

你和良玉成了親；

一起勞動把地下，

一起工作到如今，

從沒見你們噉過嘴，

從沒見你們有啥不趁心。

孩子呀，每晚上我倚着柳樹面

帶笑，

眼望着日落西山牛羊進村；

眼望着男女社員回家走，

眼望着並肩說笑你們回家門；

我遞過手巾呀接下鋤，

喜的我不像老年人。

俊英：娘！

良玉娘：唉！今兒晚上啊！

（發唱）我还是倚着柳樹面帶笑，

眼望着日落西山牛羊進村；

望着你們倆我好奇怪，

見了你們倆我好納悶。

良玉前頭噉嘴又瞪眼，

後面你皺着眉來咬着唇；

到晚上他吵罵孫子出惡氣，

一盞燈直亮到這二更時分。

俊英：娘，今後再不讓你生氣了。

良玉娘：噫，不生氣就是福。孩子，你

可不敢心裏窩氣呀！